

56553
6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

半山

兩大司馬

三公知人 三則

達官騎驢

半山詩句

城內外諸水

守心戒行

盛伯年

傷逝 五則

象骨

古諸湖

師法

苦節

禮制 七則

小人

息土



飛盜

俞道婆

山中白雲

吉甫佳句

服飾

王荆公墓

石城

郡圃老卒

王逢原鍾山詩

掘河得甲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無盡頌古

腰玉四人

公孤

諸寺奇物

八則

仁宗皇帝御筆

御筆藥方

佛面竹投壺

沈氏鴨

趙徐二公

塔影

俚曲

戲劇

酒 三則

茶品

魚品

果木移植

紀蟲 二則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

果木雜錄

雜蟲二限

茶品

魚品

雜錄

酒三限

雜錄

野曲

武天韻

餞斜二公

客座贅語卷九

半山

遜園居士輯

鷺洲外史批

王荆公半山寺或以今之永慶寺傍有謝公墩當之以公我屋公墩之句咏此夫半山以城中至鍾山政得其半故名若永慶寺在宋江寧府城內西北與去城至山居半之說不侔且公半山園詩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又次吳氏女子詩自注南朝九日臺

在孫陵曲街傍去吾園數百尺據此公居豈在冶城後邪今大內東長安門外有河出於銅井井穿城西人引外壕水穿官牆入御溝井傍有半山里里有一墩父老言此是謝公墩而半山里正以舊爲寺址名也友人沈文學秋陽偶過爲余言積疑頓釋爲之大快蓋宋江寧府城止於今大中橋之西大中橋舊名白下自橋至鍾山計銅井傍之半山里正當其半且既有土人名字其爲荆公居址無疑徒以今都城改拓遂堙物不顯士大夫以登眺所不及故亦不知其名猶賴有父老之言在也

兩大司馬

正德辛未王襄敏公以旂應會試揭曉之日五鼓尚未有信時無人走報故也同鄉王公敞官大司馬業先知之當人朝過襄敏公寓因叩門謂襄敏從者曰汝主人已第矣我是先報汝主人後日官當似我後襄敏公竟官至大司馬代曾公銑出鎮三邊王公之言遂爲左券且兩公皆腰玉而王公以是年六月解官歸

三公知人 三則

金都憲公澤名能知人。王襄敏爲諸生時，公卽器重之。贈以已所服金帶，且語之曰：子異日名位當似我也。後王公貴果如公言。

顧東橋先生撫楚時，江陵張文忠公居正年甫十二，三有雋才。公大爲賞器，嘗因試對句解，所服金帶贈之。且曰：子異日何但繫此帶，聊以見予期子意耳。且出少子峻與結世好，曰：異日貴幸勿相忘。後文忠公官政府，感先生知，因公在日被讒，特從部議予祭葬。

官峻爲上林苑監事

李遠菴先生官浙時，海鹽鄭端簡公曉爲諸生。先生大奇之，許爲國士，曰：子必舉解元。已鄉試，果以第一人赴公車，謁辭曰：先生勉之，曰：此行仍當舉第一。若第二人，則勿予見也。已端簡公舉第二人歸，逡巡不敢見先生。端簡公後官南曹，欲贈遺先生，憚其方嚴，不敢啟口。嘗令夫人手製布履一雙，袖以贈先生。逡巡不敢出，先生疑而詰公，乃曰：門生婦自製一布履奉老師耳。先生乃笑而受之，其貞介如此。

達官騎驢

劉清惠公以僉都御史守制家居。出入衰服騎驢。各衙門士大夫有不知而前騶誤訶之者。公性頗下。往往厲聲色愧其人而去。前輩居鄉體貌簡易。乃爾不獨居鄉然也。湛甘泉霍渭厓二公爲南部尚書。常同訪鄧訓導德昌於府學中。至則屏騶從。角巾野服。同跨蹇出南門外。盤桓佛寺中論學。至暮而返。其在今日則萬萬無舍車而騎者。若大老爲此人。必以失體誚之矣。

半山詩句

金陵 國朝建都後。宋以前遺蹟多不可尋矣。宋之居此而賦咏最多且傳者。毋如王荆公。今檢其集中詩題。係金陵地名者計一百三十六首。就其詩中。有可使百世而後髮髯見當日形勝者。如招呂約之職方有曰。往時江總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桐。臺傾尚餘竹。池塘三四月。菱蔓芙蓉馥。蒲柳亦競時。冥冥一川綠。如示元度有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鑿池構吾廬。碧水寒可漱。如洧亭有曰。朝尋東郭來。西

路歷游亭又有曰西崦水泠泠。公岡有游亭如遊土
山。示蔡天啟有曰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誰謂秦
淮廣。正可藏一鰲。如遊八功德水。有曰寒雲靜如癡。
寒日慘如戚。解鞍寒山中。共坐寒水側。如思北山有
曰。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菴。迎我青松
路。如謝公墩有曰。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井逕亦
已沒。漫然禾黍村。如次韻約之有曰。魚跳桑柳陰。鳥
落蒲葦側。已無谿姑祠。何有江令宅。故人耽田里。老
脫尚方烏。開亭捐白金。於此掃塵跡。我行西州旋。稅

駕候顏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一息。如醉王濬泉。詩
有曰。宋興古刹今。長干靈躍臺。殿荒檀欒二。泉相望。
棄不潔。西泉尚繁三。石槃如東門。有曰東門白下亭。
摧甍蔓寒葩。淺沙棧素舸。一水宛秋馳。翰林謫仙人。
往歲酒姥家。調笑此水上。能歌楊白花。如遊章義寺。
有曰。九日章義寺。倦遊因解鑣。拂榻寄午夢。起尋北
山椒。如飯祈澤寺。有曰。駕言東南遊。午飯投僧館。山
白梅。葢長林。黃柳芽短。冬簪沙際來。略約桑間斷。如
乙巳九日登冶城。有曰。欲望鍾山岑。因知冶城路。躋

攀隱木杪。稍記曾遊處。如雨花臺有曰盤互。長干有絕徑。并包佳麗。入江亭如過法雲。有曰路過潮溝。八九盤招提。雪脊隱雲端。如光宅寺有序曰。光宅梁武帝宅也。其北齊安隔淮。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其北。又曰。今知光宅寺牛首正當門。如憶金陵有曰覆舟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五龍堂如示報寧長老有曰。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觀此諸什。當日名蹟髣髴見之。蓋自國朝以鍾山爲陵寢。後湖爲冊庫。而拓東門城。至鍾山如青溪。潮溝。燕雀湖。遂皆無復有跡可睹。以故半山詩中所紀多歸幻化。古稱桑田滄海。豈不信哉。

城內外諸水

留都自秦淮通行舟楫。外惟運瀆與青溪。古城壕可容舫。猛往來耳。然青溪自淮清橋入。至四象橋而阻。運瀆自斗門橋入。西至鐵牕橋。東亦至四象橋而阻。以其河身原狹。又民居侵占者多。易爲堙塞也。頃工部開濬青溪。運瀆其意甚韙。然此河之開塞。僅城中民家利搬運耳。若郊外諸湖。堙塞旣多。秦淮源遠而

受水復衆溯秦淮之發源一自黃堰壩而東上抵句容之南門一自方山東南上抵溧水其諸水相灌注一支遶方山東面上抵彭城山一支自張山上溯金陵鎮過馬家橋抵橫山一支西抵後乾橋一支西抵陳墟橋一支自上方門外小河東歷高橋門抵滄波門郭內一支自澗子橋南上至天界寺此皆可以行舟楫者而久為田地侵蝕遂多狹窄且易淤墊唯此諸河不通以致伏秋水漲處處梗咽蓋溧水溧陽句曲諸水惟一秦淮為之尾間夏秋江湖盛大上壅下

泛無支派分洩所以近年留都時苦水而鄉間尤甚正坐此耳若當事者肯慨然議為挑濬或令傍河有田地者計其畝數長短幫出工值委兩縣五城官分程督濬功成之後不但支流分派水無氾濫之憂而鄉民往來搬運舟航所至所省財力無限關係國賦民食者非輕此當今首宜講求者當事者以身在城中目所不經未及區畫不能不望於為國家計根本者也

守心戒行

守心住弘濟寺之法堂。戒行精嚴。人心翕然歸嚮之。
原貫關陝人。有妻子。中年捨俗出家。身頗而清癯。余
於甲申年見之。時年七十許矣。已抱病。守木义。慈悲
之意可掬也。弘濟僧言。守心所度佛像。曾爲鼠嚙。守
心見而嘆曰。畜生哉。它豈不足而噉。而殘我像耶。旣
夕而鼠之伏死像前者數輩。法堂後山壁峭削。中開
一洞。深數尺許。因構小屋附之。守心日夜趺坐其中。
一日命移坐具出。衆莫喻其故。至夜三鼓。石壁忽墮。
其半小屋靡碎矣。人以爲守心習靜久。能前知。戒生
定。定生慧。理或然也。後示寂。就法堂右茶毘之時。西
風方壯。青烟一縷。逆風而西。或謂此守心往生安養
之驗也。塔於寺之傍。守心道名甚著。流聞掖廷。兩官
皆有經幡之賜。中使親捧致之云。

盛伯年

盛文學敏。耕字伯年。自號壺林。仲交先生子也。少有
風貌。博聞彊記。所爲詩古文辭。奕奕負雋聲。嘗讀書
永慶山房。與余上下議論。後同纂江寧邑志。多出君
手筆。以潦倒名場。不得意。居恒邑邑。晚乃稍進。酒博

以耗其雄心久之遂卒弱侯先生故與君同研席推服君不容口為草墓志極惋悼之致嗟乎自國家以博士義取士高才生困此者多矣士之懷琬琰而就煨塵者獨一伯年也與哉

傷逝

余少而懶慢厭造請即梓里交游可屈指計然以文心墨韻時通往來頗諧衿契乃不二十年零落殆盡矣自薦紳以迨韋布自長老以及行輩存者十不一二暇日追憶逝者不覺喟然傷焉因以詩學詞曲書

法畫蹟四則疏列其人稍叙生平姑以異日

詩學

余伯祥孟麟祭酒著學士集王元簡可大太守著三山彙稿

姚叙卿汝循太守著錦沈孟威鳳翔給事中

李士龍登知縣治城真寓稿顧元白顯仁大參

周長卿元知縣長卿集一卷張孚之文暉太守

盛伯年敏畊文學焦茂直尊生貢生有詩一卷

焦茂孝周孝廉說楛十卷葛雲蒸如龍文學有竹護齋稿

陳延之弘世文學著陳延之集文學張玄度振英文學

謝文學黃鍾 文學

汪雲太鍾英 知縣 工四六

翟德孚文炳 文學 符解金剛經解

何公露湛之 參議 著疎園稿

何仲雅淳之 御史 著足園稿

王爾祝堯封 太守 著學惠齋稿

馬元赤電 山人 有遊梁記

李半野世澤 文學

李惟寅言恭 臨淮侯 著青蓮閣貝葉齋二稿

柳陳父應芳 山人 流寓通州人 著柳陳甫集

朱王孫慶聚 王德載元坤 揮使 雅娛閣集

詞曲

盛伯年敏畊 工小令

段虎臣文炳 文學 著小令

張治卿四維 文學 有溪上閑情集今 傳其雙烈記章台柳二記

黃上舍方儒 文學 著陌 花軒詞小令

陳蓋卿所聞 文學 著南北記 又選南北詞記

書法

王元簡可大 行草

姚叙卿汝循 真行

余伯祥孟麟 真行

金玄子光初 舉人 知縣 真行

李士龍登 真行 草 鍾鼎 小篆

羅惟一萬象 文學 草書學懷素

姚封公之裔 真行 學松雪

金後林殿 小楷 師文徵仲 行書 師聖教序

李惟禮寧儉 太學臨淮八公子 草書學懷素

沈孟威鳳翔 草書

焦茂直尊生 真行

張孚之文暉 真行

葛雲蒸如龍 楷書學歐陽率更

何公露湛之 行草法二王入品

何仲雅淳之 行書得晉人意

張玄度振英 真行學李北海

李半野世澤 飛白

林乳泉景暘 文學真行

郭成也惟誠 太學真行學朱射陂

畫蹟

何仲雅淳之 山水蘭竹

朱王孫慶聚 山水小景

王潛之元耀 灌幕山水

胡可復宗信 山水

吳季常繼序 中書流寓休寧人山水佛像

馬元赤電 山水大幅

方樵城登 水墨山水

朱元士之士 山水花卉皆有生趣而花卉尤工

象骨

萬曆乙卯仲冬工部尚書丁公興工濬古宮城河至內橋有象頭骨一具不知何時埋沉於下非國初則南唐時物也南唐此橋為金水河不宜棄死象骨於內國初置象房於通濟門外有死者其骨又不應埋瘞於此橋殆不能定其所繇也

古諸湖

金陵前誌諸湖近皆堙塞。今獨後湖與莫愁湖在耳。其遺址可攷者燕雀湖一名前湖。今大內後一半是其地。張陣湖在石頭城。迎擔湖在石城後五里。蘇峻湖本名白石陂。在迎擔湖北。穩船湖在金川門外。今水門內是。而陳魯南南畿志言在佛寧門外。恐非三岡湖。在淳化鎮關東南。攝湖在攝山之側。太子湖夏駕湖在丹陽鄉半湯湖。卽今湯泉葛塘湖。在今葛塘寺。白家湖在今鳳臺門外十里。其白米湖烏意湖西干湖劉陽湖白社湖三城湖婁湖梁墟湖高亭湖石埭湖河湖筮湖銀湖白都湖類堙爲田地。其名間有存者而不可攷矣。

師法

數十年前士人多能持師道以訓弟子。如李翰峯焦鏡川董侶漁趙高峯黃龍岡諸先生皆方嚴端正。不爲苟合。課藝勉德。彬彬有條。經書性鑑。歲必一週。優劣勸懲。肅如朝典。以故士游其門。文行皆有可觀。主人尊敬之如神明。少不合輒拂衣去。其弟子亦敬而愛之。卽旣貴顯。老大悛悛執禮惟謹。毋敢慢也。後或

富實之家纔有延師之意。求託者已麋集其門。始進
既不以正矣。既入館則一意阿徇主人之意。甘處褻
瀆而不辭。甚且市驩於弟子。恐其間我於父兄。一切
課督視爲戲具矣。又有一種黠者。誘其弟子。結納顯
貴。買鬻聲名。夤緣考試。以蠱其主人。嗚呼。師法之不
嚴至此極矣。先入者爲之主。欲求弟子之卓然有立
可不慎哉。

苦節

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窮爲第一義。故昔人有云。咬得

菜根定。百事可做。又云。須是硬脊梁。於事始有擔荷。
呂與叔詩曰。逢人便有求。所以百事非。吾鄉前輩如
顧憲副。李憲副。重邵侍御。清皆趣操嚴冷。生事蕭
條。處人之所不堪。而皎然自好。霍尚書韜常以廢寺
田贈李邵二公。皆峻卻之。顧公至其兄尚書餉以米
亦謝不受也。清風素節。非古之吳隱之。范史雲。莫能
臻其方矣。開國以來。士大夫風流文雅。名譽事業。故
不乏人。得此數君子者。尤爲丘園之貴。吾於此有深
慕焉。

禮制七則

冠禮之不行久矣。耿恭簡公在兩臺爲其猶子行冠禮。議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衫絛靴。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笏。然冠禮文繁所用賓贊執事人數甚衆。自非家有大廳事與力能辦治者。未易舉行。故留都士大夫家亦多沿俗行禮。草草而已。

留都婚姻亦備六禮。差與古異。古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今留都初締姻。具禮往拜女家。曰謝允。次具儀曰小定。將娶先期具納幣。親迎之日往請曰通信。納幣曰行大禮。將娶前數日具儀曰催粧。至日行親迎。似以小定兼納采。問名通信。卽請期。第先後不同耳。古俗親迎有弄女壻。弄新婦。障車壻。坐鞍。青廬。下壻。却扇等禮。今並無之。唯婦下輿以馬鞍。令步曰跨鞍。花燭前導曰迎花燭。彷彿舊事。

婚禮古以不親迎爲譏。留都則壻之親迎者絕少。惟姑自往迎之。女家稍款以茶果。婦登輿則女之母隨。

送至壻家舅姑設宴款女之母富貴家歌吹徹夜至天明始歸壻隨往謝婦之父母亦款以酒而婦之廟見與見舅姑多在三日按家禮婦於第三日廟見見舅姑第四日壻乃往謁婦之父母蓋謂婦未廟見與見舅姑而壻無先見女父母之禮也此禮宜復但俗沿已久四日往謝衆論駭然議於第二日晨起子率婦先廟見拜父母舅姑而後壻往婦家拜其父母庶幾得禮俗之中矣

金陵人家行聘禮行納幣禮其笄盒中用柏枝及絲線絡菓作長串或剪綵作鴛鴦又或以糖澆成之又用膠漆丁香粘合綵絨結束或用萬年青草吉祥草相詡爲吉慶之兆攷通志婚禮後漢之俗聘禮三十物以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粳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驩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腸燧鑽凡二十八物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東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俗儀不足書按此則今俗相沿之儀物固有所自來矣西陽雜俎言納采九事曰合驩曰嘉禾

曰阿膠曰九子蒲曰朱葦曰雙石曰綿絮曰長命縷
曰乾漆九事皆有詞各有取義

近代喪禮中有二事循俗而與古反者。汭流既久。遽
難變之。其一曰服。古人遇死喪。凡應服某服者。或內
親。或外親。人自製其所應服之服。哭之。交友之。知死
者。知生者。亦不以玄冠色衣而傷且弔。蓋哀感在心。
故必變服以臨之耳。乃今自同宗外。凡應服者。必喪
家送布。始製而服之。不送。卽應服而玄。其冠色其衣
者。有矣。甚且喪家力不能送。共以詬厲加之。而大家

復有破孝送帛之事。破孝。毋論何人。但入弔者。卽贈
以布。或絹。有生平不一識面。聞名爲布而弔者矣。不
知變服志哀。乃衷之旗。心旣不哀。服於何有。且送而
不服。尤屬無謂。至送帛。則本不爲服。直以幣帛將孝
子之敬爲酬酢而已。向大鴻臚海州張公嘗言。送帛
非禮。余心韙之。其一曰奠。始死而有奠。記所謂餘閣
者也。成服後諸祭。皆主人自爲之。其在姻友。直有賻
襚。賻已耳。賻以錢帛。襚以衣服。賻以車馬。皆以助斂
與殯之事。賓客至有喪者之家。哭之弔之。奠此物而

已奠者置也。置其物於前也。今則賻禭之禮間有行焉。賻則江南絕未聞者。乃代爲喪家致祭。屠割羊豕。崇飾菓蔬。粃粩餕飩。寓錢楮幣之類。闐塞於庭。客乃爲酌酒致敬。夫酌乃主人之事。賓客乃代而行之。知禮者謂宜於送孝上祭。一切止之。惟有服者人自製而服。以示哀感。變常之意。其在賓客第行賻禭以助之。或貧者出力以佐其事。祭悉輟而不舉。庶使喪主人不苦於送布之紛紛。而賓客亦不爲此無益之糜費。是亦從禮從儉之一端也。

喪禮之不講甚矣。前輩士大夫如張憲副祥有期之喪。猶着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爲怪。間有守禮者。恐矯俗招尤。不敢行也。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爲儒者所詬。乃其時陳壽居喪。病使婢丸藥。坐廢不仕。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余謂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論。至里居遭喪。卽期功亦宜示稍與常異。如非公事謁。有司不變服。不赴筵會。卽赴亦不聽聲樂。不躬行賀慶禮。不先謁賓客。庶古禮猶

幾存什一於千百也

軍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卽大臣非恩賜不敢用舊時吾鄉凡有婚喪自宗勲縉紳外人家雖富厚無有用鼓吹與教坊大樂者所用惟市間鼓手與教坊之細樂而已近日則不論貴賤一槩溷用浸淫之久體統蕩然恐亦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競也

小人

隆慶中吾鄉金漢泉公官別駕歸携海上所漂小人二以方籠豢之其一老婦一男子蓋母子也長尺許

聲啁晰如燕子久之子死其母哭之亦知索白布裹其首若成服者後亦死金之女爲余內兄王孝廉肖徵妻妻家多見之此前史所謂蟬人又小人國海鶴可啄而食者也

息土

鮫竊帝之息壤以堙鴻水息壤者羅泌路史云息生之士長而不窮故有息名漢時臨滁地涌六里又無鹽危山土起唐江陵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夕輒復又椰子所言龍興寺地在永州地如負甕而

起皆爲息壤。王襄敏公家廳事與內寢中兩楹間有土墳起長可三四尺許。橫可數寸許。平之輒復如故。至今所甃磚石崛起。枳人步。其家亦任其自然。不爲修治也。余嘗謂古人文字與雅意。息壤乃土之能生殖者。鮌不合竊決壞之爲隄防。以禦鴻水。此戰國曲防之所由始也。以專復自用。不聞於上。故曰盜正如補天之說。豈真如書所載奇詭至此哉。今觀襄敏家地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不得輕疑昔人之論爲妄矣。

飛盜

萬曆戊子巳丑間。留都有飛盜。其來也不繇門竇。僅於屋上揭瓦去椽。垂繡而下。有盜人樓閣中物。經數月。主人猶不知者。甚苦其盜。而緝捕不可得。後乃爲其僕所首。其人姓周。居南門之大街。衣冠車從若大家。然亦與士大夫往還。夜從其家登屋。步瓦上若飛。而無聲。其子尤狡黠。矯捷。手持尺木點地。卽牆簷高一二丈。已躍而上矣。問得其情。斃於獄。其子竟先逸去。終已不獲。常見友人被盜處。屋瓦揭動數尺。而土灰無至地者。亦是奇賊。

俞道婆

宋金陵俞道婆得佛法。參瑯琊起和尚。婆賣油糍爲業。一日聞貧子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然契悟。拋油糍於市。其夫云。你顛也。婆打一掌云。非公境界。乃往瑯琊起印可之後。凡見僧便云。兒兒。纔擬議。便掩却門。時珣佛燈往勘之。婆見便云。兒兒。珣云。孃孃。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蹋倒云。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云。兒兒。來我惜你。則個珣竟不顧。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云。日面得一半。

山中白雲

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子。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友人周吉甫名暉。有雋才。爲諸生制義。多恢奇。久而不售。遂棄去。隱居著書。蕭然有林下風。所著金陵瑣事。南都文獻之遺。多所徵信。深爲名流所許。乙卯冬。投余山中白雲一卷。多見道之言。如云。清事不可着。跡若衣冠。必求奇古。器用必求精良。飲食必求異巧。此乃清中之濁也。又云。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

醪適心知聚首。偶有餘錢適書畫。來售偶欲登涉。適
伴侶相約。真乃快意事。又云向平謂富不如貧。貴不
如賤。此語尚有計較。未能脫然於富貴貧賤之外。又
云對明月照止水。便懷澄慮。世間無心之物。能使人
亦無心也。如此它如此類甚多。誦之使人泠然自盛。
仲交之後。便當推此君爲隱士之傑矣。

吉甫佳句

吉甫春日移居詩。其警句有云。莫徒供笑烟霞不
受嗔。又云綠尊堪累月。青鏡不藏年。又云聞道晚知

淺。結交貧覺深。又云煮茗烟凝榻。彈琴月到門。又云
半酣疑有得多病。掩無能。又云酒醒雙燕語。病起亂
花飛。又云嘯月野情淡。眠雲春夢寒。此等句置之錢
劉集中。不復可辨。吉甫又常曰。文章詩句貴。有山林
氣。讀其詩。殆無媿斯言矣。

服飾

留都婦女衣飾。在三十年前。猶十餘年一變。邇年以
來。不及二三歲。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
短。花鈿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髻髮之飾。履綦之工。無

不○變○易○當○其○時○衆○以○爲○妍○及○變○而○嚮○之○所○妍○未○有○見○
之○不○掩○口○者○宋○周○煇○清○波○雜○志○言○煇○自○提○孩○見○婦○女○
裝○束○數○歲○卽○一○變○又○趙○彥○衛○雲○麓○漫○抄○載○清○微○子○服○
飾○變○古○錄○尤○備○乃○知○國○家○全○盛○之○日○風○俗○類○然○然○變○
易○旣○多○措○辦○彌○廣○人○家○物○力○大○半○銷○耗○因○之○有○如○宋○
仁○廟○之○禁○銷○金○真○珠○白○角○長○冠○子○亦○輓○回○靡○俗○之○一○
助○也○服○舍○違○式○本○朝○律○禁○甚○明○大○明○令○所○著○最○爲○
嚴○備○今○法○久○就○弛○士○大○夫○間○有○議○及○申○明○不○以○爲○迂○
則○羣○起○而○姍○之○矣○可○爲○太○息○

王荆公墓

志稱荆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
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
君孚責知歸州經過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
於清涼寺問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
未○有○不○上○荆○公○墳○者○此○可○以○知○荆○公○墓○地○所○在○又○因○
以○知○宋○時○士○夫○行○役○亦○駐○止○於○僧○寺○與○今○正○相○似○也○

石城

南都城圍九十里高堅甲於海內自通濟門起至三

山門止一段尤爲屹然。聚寶門左右皆巨石砌至頂。高數丈。吾行天下未見有堅厚若此者也。陸游老學菴筆記言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爲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按志言國初拓都城自通濟門東轉北而西至定淮門皆新築。通濟門以西至清涼門皆仍舊址。然則前所言堅固巨石者當猶是景之遺植也。

郡圃老卒

宋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繫念珠。元老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元老異之。呼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惠耳。元老曰。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旣歸。與內人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柰。

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
衙校報守圍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元老大悵惋數
月感疾遂卒此墨莊漫錄所載近郡邑志紀方外異
人都不之及此卒內韞至丹外挫廉而藏名真古之
有道者歟

王逢原鍾山詩

王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
原詩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仰躋蒼崖巔俯視白
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非

我輩所及遂閣筆東坡賦鍾山詩荆公亦依韻和之
而謂其峯多巧障日江遠若浮天之句爲非人所及
至指案上研與東坡聯句纔見坡翁巧匠琢山骨一
語遽爾輟吟此不獨見古人服善之勇亦是善用其
長處勅敵在前務攻其堅用兵者所忌也

掘河得甲

萬曆戊戌改造文德石橋掘橋洞下土得舊璣子甲
二領今丙辰大司空丁公濬秦淮河於此處又得璣
子甲一領銅鍾一口意是當年戰爭時墮水中者今

挖掘始復出然它處俱無所得獨此橋下數見之不知何也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余家右童子巷丙辰五月初六日因濬溝掘地得斷碑一片其一面有字言是曹仲元畫山水人物樹木有樵夫擔柴柴上懸一小籠籠中有雀又有擔衣篋前行而後有駕牛車者又有岸晒漁網小舟橫於水中最爲精妙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人物門妙品有仲元言仲元建康豐城人少學吳生攻畫佛及

鬼神仕南康李璟爲待詔仲元凡命意搦管能奪吳生意思時人器之仲元後頓棄吳法自立一格而落墨緻細傳彩明澤璟嘗命仲元畫寶公石壁冠絕當時故江介遠近佛廟神祠尤多筆跡今此固其一也其一面爲武洞清筆畫有優曇樹下立一峯石前一古佛手持經卷止一半身其餘缺壞矣按洞清乃武岳子米芾畫史稱其作佛像羅漢善戰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動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洞清亦南唐人也二子遺蹟世無存

者今乃從地中斷石得之豈非畫史中一段嘉話耶
曹畫所題字不在上亦不在下畫脚與字脚相對刻
之今代亦無此式也

無盡頌古

張無盡在江寧府戒壇院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叅馬
祖因緣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忽投卷曰審如此言
臨濟豈得有今日也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聲入
髑髏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嘗
舉似平和尚平後致書與無盡曰去夏閱臨濟宗派
深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乃求前頌稿無盡再以頌寄
之云吐舌耳聾師已曉槌胸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裡
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時大觀三年也

腰玉四人

南京文臣官一品繫玉帶者惟太子太保王襄敏公
以旂一人而已又王公敞正德中官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亦以管理戎政賜蟒衣賜玉帶又公爲給事中
時與前倪尚書謙今朱宗伯之蕃皆以使朝鮮賜一
品服計二百四十餘年南都之得繫玉者生前惟四

公而已

公孤

南都文臣未有生而官公孤者在親臣中則有之惟上元人王源以純皇后兄正德中以瑞安侯加太保又加大傅源弟清弘治中以崇善伯加太保江寧人方承裕以孝烈皇后弟嘉靖中嗣安平伯加太子太保又加少保若東宮孤卿在親臣中則上元人夏儒以教皇后父嘉靖中以慶陽伯加太子太保在文臣中惟王公以所以兵部尚書總督三邊加太子少

保又加太子太保倪公岳以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王公敞以兵部尚書周公金以南戶部尚書梁公材以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而已其贈官惟前王源贈太師倪公岳王公以旂贈少保王公敞周公金梁公材贈太子太保倪公謙以禮部尚書童公軒以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諸寺奇物

八則

寶光寺有西域來貝多婆力叉經長可六七寸廣半之葉如細猫竹筍殼而柔膩如芭蕉梵典言貝多出

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彫其葉可寫字貝多婆
力又此翻葉樹也經字大如小赤豆旁行蠕蠕如蟲
豸不識其爲何經也外以二木片夾之其木如杉而
紋細緻可愛南都諸寺中僅有此經而已記又言此
貝葉經保護可六七百年

祖堂幽棲寺有歷代祖師像黃貞甫膳部命工臨摹
載歸天竺供養

牛首弘覺寺禪堂有丹竈投以薪火風自内生甚熾
烈須臾爨熟如去薪火即止

靜海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攜
至每夏間張掛都人士女競往觀之
方山定林寺有乳鍾卽所稱景陽鍾也鍾有一百八
乳乳乳異聲故名乳鍾又有象皮鼓云是象皮所鞞
者

天界寺有佛牙潤寸長倍寸之五萬曆中僧人真淳
獻之尚書五臺陸公公因具金函檀龕盛之迎供於
寺之毘盧閣牙得之天台山中

永慶寺有古藏經板刻工雅紙色古澹非宋刊則元

刊也較今南藏本稍低而狹以木函函之今俱爲人所竊去無復存矣

靈谷寺有寶誌公遺法被四面繡諸天神像中繡三十三天昆侖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濶如之齊梁時物

仁宗皇帝御筆

院判蔣恭靖公用文家藏寶翰一巨冊乃恭靖在太醫院時仁宗皇帝居東宮示病瘡取藥御筆也字真行相間彷彿趙松雪體而圓熟秀勁中有正字號

順字號親字號所患云云似是宮掖中人不直言故密以字號言其病耳前書後有年月用硃筆押押字形爲^免多用印章曰東宮圖書曰東宮之記曰大本之堂曰肅清精密曰謙光曰緝熙曰中和小印曰印完又一圓印徑可寸許內作雙龍形篆而書語溫厚款齒藹然家人父子然使人感動當時君臣之間親洽如此自後九閣日高卽臺閣大臣得此以爲異典矣

御筆藥方

仁宗皇帝與恭靖札其一馬烏肝丸馬鳴肝卽晚蠶沙五月收者揀淨炒至烟起用半斤大草烏二兩入灰火內逼烈取出用布袋打去皮尖右二味爲細末酸醋煮糊丸如梧桐子大其一下元似利不行裏急下墜大便後肛口如火悶塞痛楚煎服秦艽當歸湯而愈其一阿魏丸沉香一兩木香二兩砂仁二兩白荳蔻一兩三稜二兩蓬朮二兩青皮二兩陳皮二兩香附子二兩蘿蔔子一兩炒紫蘇子一兩桃仁一兩炒黃連二兩吳茱萸二兩湯泡同炒去茱萸阿魏六錢醋煮右爲末麩糊爲丸如梧桐子大

佛面竹投壺

嘗同卜六兄鼎吉之華嚴寺寺有僧度一投壺其座高三尺餘上以竹爲壺竹徑可三寸上下如一而節紋皆斜抱而尖上與恒竹弗類問其何名曰此佛面竹也壺乃江右一王府中物又有蟠松二株榦形正赤而翠葉如針葱菁可愛

沈氏鴨

友人沈之問虎林人流寓南都家於驍騎倉之傍家

畜二鴨蓋雌雄也一日家將烹其雄豫以籠罩之雌
卽旋繞其籠逐之不去飼之食弗食也已殺其雄以
沸湯燻之其雌忽哀鳴舉身投沸湯盆中宛頸而死
沈君憐而不忍食遂同瘞於竹園地中其家從此斷
鴨不入庖矣此與前記所載義雁投釜中事政同

趙徐二公

國初駙馬都尉趙公輝年九十餘而卒所畜姬妾百
餘人嘉靖中魏國徐公鵬舉年七十餘而卒所畜姬
妾亦七十餘人獻徵錄載趙公老而彊健有得於內
養之術人傳趙公以婦女月水爲餌采鍊有法或言
不待鍊也取未孕婦人者以糕糝而吞之徐公每夜
以紅棗數十枚令姬妾口含過夜煮食之噉棗法嘗
聞於方家至吞月水則自未有言者頃雲間李生中
梓作本草藥性解始列於書而亦言性味主治舊所
不載此又下於紅鉛而尤穢濁不知于駐顏養命之
道何居也

塔影

塔影無不倒者牛首山之塔影在禪堂西夾室闔雙

屏觀之影於縫中倒現玲瓏可觀永慶寺之塔影在殿左伽藍小殿牕中倒現其闌楯皆歷然二室皆向東一寺之房無數獨現於此何也大報恩寺之塔影在城內油房巷塘中舊鐵塔寺之塔影在候駕橋方氏塘中其影亦倒凡物之影透在鏡中必與其形相違塔本正也而影倒卽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鏡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正同一理耳走馬燈之影不平行如內燈左旋則影必先從右上角而下至中稍低又漸高至左上角而去右旋亦然且一燈四面六面無不然此等理自在目前思之遽未得其解乃知天下之道卑而高近而遠於此可玩也沈存中筆談論窻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牕所束皆倒垂鳶飛與影在隙中亦然其理亦未暢陸務觀筆記亦言此未易以理推也

俚曲

里街童孺婦媪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傍粧臺駐雲飛耍孩兒皂羅袍醉太平西江月諸小令其後益以河西六娘子鬧五更羅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調

有數落已爲淫靡矣。後又有桐城歌、掛枝兒、乾荷葉、打棗子等，雖音節皆倣前譜，而其語益爲淫靡，其音亦如之。視桑間濮上之音，又不翅相去千里。誨淫導慾，亦非盛世所宜有也。

戲劇

南都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讌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箏、琴、琵琶、三絃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

跳隊子，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祇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益爲悽惋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爲弋陽，一爲海鹽。弋陽則錯用鄉語，四方士客喜閱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後則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崑山、校海鹽，又爲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從好見海鹽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篴擊缶，甚且厭而唾之矣。

酒三則

新志載金陵酒以水之佳釀而得名。唐詩言十斛金陵春者是也。元時每歲路供滿殿香麴而自余所耳目市酤所有惟老壘酒色重味濃如隔宿稠茶稍以灰澄之使清曰細酒其味苦硬不堪三嚼。又下則重陽後市店皆置帘開清酤之曰黃酒純以蘆灰罾之。差比於壓茅柴而已。士大夫所用惟金華酒味甘而帶舌多飲之。地沓不可耐。後始有市蘇之三白酒者。迄今宴會猶用之。味殊辣而使人渴且眩。或云其麴

以藥糝之使勿敗。又云瓶以烏頭或人言拭口方可致遠。理或然也。慶曆間士大夫家間有開局造酒者。前此如王虛牕之真一。徐啟東之鳳泉。烏龍潭朱氏之荷花。王藩幕澄宇之露華。清施太學鳳鳴之靠壁。清皆名佳醞。近日益多造者。且善自標置。如齊伯修王孫之芙蓉露。吳遠菴太學之玉膏。趙鹿岩縣尉之浸米白心麓之石乳。馬蘭嶼之瑤酥。武上舍之仙杏。潘鍾陽之上尊。胡養初之倉泉。周似鳳之玉液。張雲冶之玉華。黃瞻雲之松醪。蔣我涵之瓊珠。朱葵赤之

蘭英。陳撥柴之銀光。陳印麓之金英。班嘉祐之蒲桃。仲仰泉之柏梁露。張一鶚之珍珠露。孟毓醇之鬱金香。何不顯之玄酒。徐公子之翠濤。內府之八功泉。香舖營之玄璧。又有號菊英者。蘭花者。仙掌露者。金盤露者。薔薇露者。荷盤露者。金莖露者。竹葉清者。大槩以色味香名之多。爲冠絕。於是市賈所酤。僅以供閭閻轟飲之用。而學士大夫。無復有索而酤之者矣。余性不善飲。每舉不能盡三小琖。乃見酒輒喜。聞佳酒輒大喜。計生平所嘗。若大內之滿殿香。大官之內

法酒。京師之黃米酒。薊州之薏苡酒。永平之桑落酒。易州之易酒。滄州之滄酒。大名之刁酒。焦酒。濟南之秋露白酒。泰和之泰酒。麻姑之神功泉酒。蘭谿之金盤露酒。紹興之苳酒。粵西之桑寄生酒。粵東之荔枝酒。汾州之羊羔酒。淮安之苳酒。苦蒿酒。高郵之五加皮酒。揚州之雪酒。豨薟酒。無錫之華氏蕩口酒。何氏松花酒。多色味冠絕者。若市酤浦口之金酒。蘇州之壘酒。三白酒。揚州之蜜淋滄酒。江陰之細酒。徽州之白酒。句曲之雙投酒。皆品在下中。內蘇之三白。徽之

白酒間有佳者其他色味俱不宜入杯勺矣。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關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棗酒、博羅之桂酒，余皆未見說者。謂近日湖州南潯所釀當爲吳越第一。若四川之咂麻酒，勿飲可也。

四夷入國朝來所聞釀酒：朝鮮以稬爲酒，女直嚼米爲酒，韃靼別部安定阿端二衛以馬乳釀酒，占城以椰子爲酒，淳泥亦以椰子爲酒，拂菻國以蒲桃釀酒，緬甸有樹頭酒，惟暹羅以秬爲酒。王弇州聞之人言此爲四夷第一。于闐國有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

茶品

金陵舊無茶樹，惟攝山之棲霞寺、牛首之弘覺寺、吉山之小菴各有數十株，其主僧亦采而薦客，然炒法不如吳中味多辛而辣，點之似椒湯，故不勝也。而五方茶品至者頗多，士大夫有陸羽之好者，不煩種藝，坐享清供，誠爲快事。稍紀其目：如吳門之虎丘天池、峽之廟後明月峽、宜興之青葉雀舌、蜂翅、越之龍井。

顧渚日鑄天台六安之先春松蘿之上方秋露白閩之武夷寶慶之貢茶歲不乏至能兼而有之亦何減孫承祐之小有四海哉

魚品

江東魚國也爲人所珍自鮒魚刀鯨河魴外有鯉青黑色有金光隱閃大者貴有鱣似鯉而身狹長鱗小而稍黑有青魚類鱠而鱗微細有鱣巨口細鱗蘇子所謂狀似松江之鱸者也鬣利如錐肉緊而無刺類蟹螯有白魚身窄而長鱗細白肉甚美而不韌有鰻

小頭身橫視之圓如盤而側甚薄大者曰鮓腹脊多腴有鱗身圓如竹頭尖而喙長俗所名火筍背也善啗諸魚而品下有鱗鼻長與身等口隱其下身骨脆美可啗爲鮓良其腮曰玉梭衣有鱧身似鱣而色純黑頭有七星俗曰烏魚道家忌食之其性耐久埋土中數月不死得水復活有鮠頭微扁而身青白色無鱗尾無岐肉最肥張志和詩桃華流水鱖魚肥卽此第此魚惟秋爲美俗曰菊華鮠有鮎頭扁而口哆濶身黃黑白錯尾如鮠小者曰汪刺有鯽水中自產爲

野魚以後湖者良性獨屬土有鱧頭巨而身微類鱧
鱗細肉頗膩江南人家塘池中多種之歲可長尺許
俗曰此家魚也有青白二種大者頭多腴爲上味有
麩條魚身狹而長不逾數寸銀魚之大者也裹以麵
糊油燂而薦之又有黃鱓鰻鱺皆以魚名其形質實
一蛇別爲一族與蝦鱉同

果木移植

橄欖椰子榧子楊梅皆南果也榧子移此活矣而不
華實椰子發芽出子端可二尺許經冬則萎橄欖嘗

有核墮地出小樹可三四寸具有枝葉而竟不育楊
梅自光福去金陵黃五百里移植多不活今楊梅園
有數株供太廟薦新者時萎輒移吳種易之所結
實去本地形味不翅相懸也杜鵑末利佛桑蘭花皆
南花也末利蘭花出閩與虔去此遠此土人善護視
過冬壽可四五年而蘭倍之杜鵑佛桑僅當年開花
從未有能過冬者頻婆石榴蒲桃北果也石榴蒲桃
移此地鮮不活者第結實數年後則與此地所產亡
異頻婆近人家間有植者所結子香味差具而色與

形不逮也。絲此觀之，以北就南則生，以南就北則死，理固應爾。然宋良岳種荔枝，結實嶽宗曾以賜近臣，今以南之芋薺種於寶坻三河，所結實形大而肉香脆，反隄於南土者，物之變化亦叵定也。

紀蟲 二則

南都呼小蟲曰蜘蛛，曰秋娘，曰切娘，曰蜻蜓，曰梁山伯，曰橘蠹蛾，曰金絲麻藍，曰黑老婆，曰紅姑娘，曰豆娘子，曰白蛺蝶，曰黃蛺蝶，曰促織，曰紡車婆，曰都了，曰蜜蜂，曰細腰蜂，曰壺峰，曰牽牛郎，曰野蠶蛾，曰撲

燈蛾，曰叩頭蟲，曰樟木蟲，曰飛蜓，曰蝗，曰螻蛄，曰蟋，曰斑蝥，曰叫蝻蟀，曰小青蝻蟀，曰土蝻蟀，曰菊虎，曰蠅，曰蠹，曰牛蟲，曰狗蠅，曰螢，曰蟻，曰米牛子，蟲之在木者曰蠹，在地者曰螳，曰蟻，曰蠹，俗曰駱駝，在水中者曰蜚，又曰蛭，俗曰馬蝗，曰打拳蟲，曰水虻，在水面者曰寫字蟲，曰剪刀姑姑，在屋壁者曰蜈蚣，曰蠍，虎曰壁蟻子，曰蓑衣蟲，曰蠅，曰蚰蜒，又曰蛻，曰蚰蜒，螺在竈下曰竈蟹，雞在木中者曰白螳，在床壁曰蠶，在簷角屋隅曰虺，曰龍，曰蠹，曰蠹，曰蠹，曰蠹。

城內外諸水續考

東坡先生金陵詩

放生洲池

八功德水

汳江開河議

古蹟儷語

秦人鑿山

建都

橋名

宮城都邑二圖

羅寺轉灣

迴龍候駕二橋

幕府直瀆諸山

部議救荒

各倉米樣

後湖

王荆公疏湖田

李御史後湖聯句

盧玉田過湖續夢詩

謚法解正誤

中書左丞一人

應天人官尚書二十六人

都御史二人

侍郎九人

右副都御史三人

舊大理寺基

移囚

國初榜文

逍遙牢

前乙酉舉人見後乙酉

客座贅語卷十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十

官軍糧賞則例

月糧則例指揮使八石同知六石二斗僉事五石八斗鎮撫三石八斗正千戶四石二斗副千戶三石八斗百戶三石總小旗一石軍隻身六斗有妻一石紀錄老疾軍三斗把門修倉軍斗餘丁各三斗操備舍餘口糧四斗軍匠八斗無妻四斗八升優給指揮下

遊園居士輯
杏村野樵批

官尚書

人

五

百戶與見任同每年二月十月關支折銀每米一石折銀五錢餘月支米遇閏本折隨宜關支賞賜則例冬賞正軍綿布三疋內本色二疋每疋折銀三錢折鈔布一疋每疋折鈔五錢軍匠二疋內本色一疋折鈔一疋有母妹幼軍三疋內本色二疋折鈔一疋無母妹幼軍一疋隻身軍匠一疋疾軍一疋以上俱本色江濟二衛水夫每名胖襖一件每件折表裏綿布五丈二尺八寸綿花二斤每布一疋長三丈二尺折銀三錢綿花一斤折銀七分夏賞每布名俱苧布一疋折銀二錢

議謚

南都自襄敏王公後無復有予謚者頃因部議咨訪京兆公舉上江二縣應謚諸公爲陳公遇顧公璘童公軒張公琮何公遵陳公鎬殷公邁王公鑾吳公自新部使者駱公駿曾酌而疏請下部矣丁巳春部議予謚四十三人而前諸公尚有待也因思國朝文臣必三品以上方予謚然謚雖爲優卹特典而字之上下有辨褒貶之意未嘗不寓其中蓋身爲宰執

大臣而僅合於好和不爭寵祿光大者卽而思之其
人品已可概見此真春秋嚴一字之義也至有倖而
得美謚者宜倣晉唐人議賈充與議許敬宗謚不當
之意酌之似不必議奪蓋奪則有議者與賢而無謚
者同在不可跡之天使幽厲而削其謚千載之後史
策濶疏并其功不可知矣何似存之而使知清議百
世不能泯也惟夫三品以下有行義人品卓絕者特
恩賜謚此則有美而無惡有褒而無刺別爲激揚盛
典若宜謚未錫而追補者亦然並著在非常之例至
官三品以上宜倣親郡王例但居是官則照例賜謚
如宋天聖中孫奭等言臣僚薨謝不待本家請謚在
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行而謚必嚴覈其流品
務使名與實副斯不失乎古人大行大名細行細名
之指而近日議奪議予之紛紜亦可息也

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祖奠之曰續誅後
世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謚
然應謚者太常議之博士具草考功審覆判都省集
議上中書門下判準錄奏未允物論者輒据法駁正

之得以伸其是非而私請不得與。國朝則應諡者必由陳乞其子孫舊故於合于衙門豫先講求一無齟齬而後疏覆施行得。旨予諡內閣乃並列二諡請。上點定故諡多有美而無惡然亦有上推。主恩下采公議微示意於褒美一字之外如前所云曰安曰榮者其用意似狗而旨則婉而切矣近日江夏斷斷諡法直以有諡爲榮無諡爲辱似端執夾漈序論之旨故亟欲議奪前之溢諡者而不知予諡一字之辱有甚於無諡與奪諡卽夾漈業以定爲上中下三品之諡孰能掩之。弇州諡法紀於古今用諡之原可謂晰矣而亦未嘗於此別白著明今日諡法禮曹頗慎舉行前代之故似亦不可不一爲折衷也。

山水

金陵之山形家言爲南龍盡處精華之氣發露無餘故其山多妍媚而鬱紆烟容嵐氣沓翠霏青望之如古佛頂上之螺美人眉間之黛而特未有奇峯削壁拔地刺天如瑤簪玉劍突起於雲霄之上者江水一瀉千里沙騰浪涌天日爲昏最爲怪偉至靜夜無風

江聲隱起。余嘗夜臥。洪濟燕磯。聽之洶洶。如欲崩四壁也。後湖泓渟坦澹。堤楊洲蒹葭。綽約媚人。山色四圍。如靚粧窺鏡。湖山之美。何減虎林所少者。獨瀑布與寒泉耳。鍾山之一人泉。牛首之虎跑泉。攝山之白鹿泉。祈澤寺之龍王泉。衡陽寺之龍文泉。雖一泓之流。未足稱奇。然淪茗濯纓。其爲已足。固可褰裳提甕而臨試也。

寺院

南都城。中道院。若朝天宮。則枕冶城山。靈應觀。則俯

烏龍潭。盧龍觀。則倚獅子山。佛寺若雞鳴寺。則坐雞籠山。永慶寺。則傍謝公墩。吉祥寺。則負鳳皇山。清涼寺。則屏四望山。金陵寺。則展馬鞍山。上瓦官寺。則峙鳳皇臺。皆備登臨之美。下瓦官寺。在杏花村內。林木幽深。入其門。令人生塵外想。鷲峯寺。地僻而無可眺。然差與市遠。封崇寺。禰閣中。荒涼頽廢。致無足言。惟承恩寺。踞舊內之右。最爲城南囂華之地。游客販賈。蜂屯螻聚。於其中。而佛教之木叉刹竿。蕩然盡矣。

御筆文昌帝君像

憲宗皇帝御筆文昌帝君像帝君冠唐帽綠袍束帶履烏靴手持玉如意坐磐石上神儀蕭散出塵真人也。上題成化十九年御筆押以廣運之寶舊爲苑馬卿盧公家藏今人但知宣宗皇帝御書不知憲宗皇帝宸翰之工如此真人間之瓌寶也。

寧國公主墨杯

寧國大長公主孫繼本家藏公主所用遺墨半挺上用紫金打成龍口吞之一白瓷酒杯酌酒滿則隱起一龍形鱗鬣具備傾去其酒則不可見矣常見宣室壺盞往往油內隱龍鳳細紋細視之方可睹此杯亦其類也。

文士

文墨之士英英皎皎馳聲枕林者時不乏人周吉甫暉博物洽聞恢奇奧雅詩句之美冠絕當時黃伯子祖儒才藻溢發世技雕龍所著嚙覺稿出入古今故非恒士黃徵甫應登古文辭詩賦流奕清舉編有謝山暇錄辨難考据尤爲博雅顧孝直端祥賦稟英多矢口而成籠蓋人上分其才藝足了數人姚允吉履

旋詩文典則可誦可傳與弟允初觀察有金友玉昆
之目黃叔遜復儒彫文琢章鏗鏘有韻追蹤家學志
氣罕倫爲貧所羈不副其意張彥先一儒博洽英雋
詩古文取法漢魏六朝鬱然古色非復時流傳遠度
汝舟奇思灑氣高出一世所行七幅菴集唾心集步
天集總之皆不經人道語真是奇人孫幼如起都少
而稱詩長習經義雅麗宏肆鏘古切今極才人之致
孫燕詒謀稱詩南國多四方之游所行詩草申文定
序之推許甚至李象先佺雅意標舉所著詩集余嘗

爲之序頗極推挹而君心似不肯余言知其志大字
宙也此皆垂纓戴纒青青子衿以其餘力肆意於茲
具足千秋可名一代余皆得時與往還間伸唱和其
它于將之氣牛斗相望汗血之駒蹠跋欲騁者尚多
不能悉紀也金陵多材豈不盛哉

張子明隱君名正蒙家通濟門外年九十矣步履如
飛日行數十里不倦不多食酒而噉肉飯如壯夫詩
法盛唐饒王子孟韋柳之趣胡彭舉宗仁詩奇峭多新
致周吉甫稱其句中有畫類王右丞余嘗序其知載

齋稿板而行之。葉循甫太學遵家本素封而好韻事。所居水石花木皆有佳致。詩與柳陳甫陳延之輩相唱和。翩翩道上。且學多所通。近焦弱侯先生升菴外集校讐編次。皆循甫筆也。歐陽惟禮名序以太學生官府幕投紱歸。惟禮兄弟多翰墨交。所自運清拔有韻。惟禮又善書法。頗有銀鉤蠶尾之意。信是白眉。

書法

金陵士大夫多留意墨池者。焦弱侯先生真行結法。眉山散朗多姿。而古貌古骨。有長劍倚天。孤峯刺日。

之象。卜中立行書師章草。簡勁無媚。骨望之肅然。類其爲人。朱元介真行師趙魏。公間出入。顏魯公與文徵仲。日可萬字。運筆若飛。小則蠅頭。大則徑尺。咄嗟而辦。從來書家之神速。恐未有若此者。許伯倫行狎書師孫過庭。勁媚錯出。圓熟溫茂。如王謝兒郎。皆有體韻。沈生子真。書師晉諸王。而波拂點畫。具有拔山之力。姚允吉真行法。率更稍益。以已意簡峭。中微帶風貌。故自彬彬。余世奕真行師閣帖。筆勢適美。行列古雅。較乃祖司成。當有出藍之譽。孫幼如真書如玉。

環豐豔而有致行草師米元章蕪湖學記碑幾如優
孟之似叔敖歐陽惟禮真師率更篆八分師二李與
梁鵠結構不疎古雅有意胡彭舉八分書師魏之受
禪碑簡勁方正中雅氣逼人如陶貞白坐聽松樓上
語語烟霞無一點塵氣黃叔遜行書法章草而清勁
特甚余嘗戲謂君舉體充悅拙杳當號笨伯而作字
秀羸故是一反許無念爲伯倫長子真行似乃父而
秀逸過之真如趙合德初進御時以輔屬體無所不
靡魏考叔真書師黃庭經結構緻密神采流麗團扇

尺素嫣然動人

畫事

前輩士流工畫事者自陳魯南太史陳子野明府胡
懋禮太史盛仲交文學外絕少後何侍御仲雅繼之
近日朱宗伯元介作畫山水花卉巨幅單條觸輿輒
染所摹前人遂有南宮奪真之妙齊王孫國華工寫
生繪梨花白燕鸚鵡錦雞燁然有生動之狀嘗寫松
鶴以壽余意匠尤古雅姚允吉文學之梅花金莘甫
太學之菊花皆饒雅趣它如郭水村仁工寫大幅山

水布置渲染具有成法。胡彭舉宗仁畫自文五峯伯
仁來晚出入王叔明黃子久二家。其筆意古質頗有
五代以前氣象。二子耀昆起昆奕奕皆有父風。李紹
箕山水草樹綽有勝情。骨法不凡。究爲能品。魏考叔
之璜弟和叔之克工山水。筆法秀美。姿顏軟媚。有不
勝羅綺之態。此皆近日行家以畫名者。它亦無有卓
然著稱者矣。

王梅溪研

盛仲交蒼潤軒中藏有王梅溪先生研。研體員長可
尺六七寸。廣三之二。色正紫。光膩而潤。蓋端石也。四
邊刻蓬萊樓閣雲氣海濤。近上作方池。以一木架嵌
之。架高二尺餘。有足如几。仲交寫大字。作長幅畫。輒
滴注水。濃磨隄。廉興到捉筆揮洒淋漓。非此不稱其
意氣。後其子伯年曾以見示。今不知寘誰氏矣。

讀書題識

仲交先生家多藏書。書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或記書
所從來。或紀它事。往往滿幅印鈐。惟謹後多散在人
間。其家舉所書者悉扯去。殊爲可惜。因見前輩趙定

宇少宰閱舊唐書每一卷畢必有硃筆字數行或評史中所載或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書之而吾師具區先生校刊監本諸史卷後亦然竟以入梓古人讀書游泳賞味處於此可以想見遠勝於鬻及借人爲不孝矣

古詞曲

晉南渡後採入樂府者多取閭巷歌曲爲之亦若今乾荷葉打棗干之類如吳聲歌曲則有子夜歌子夜四時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上聲歌歡聞

歌歡聞變歌前溪歌阿子歌團扇郎七日夜女歌長史變歌黃生曲黃鵠曲桃葉歌長樂佳歡好曲懊儂歌黃竹子歌江陵女歌如神弦歌曲則有宿阿曲道君曲聖郎曲嬌女曲白石郎曲青溪小姑曲湖孰姑曲姑恩曲採蓮童曲明下童曲同生曲如西曲歌則有三洲歌採桑度江陵樂青陽度青驄白馬安東平女兒子來羅那呵灘孟珠翳樂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西平樂攀楊枝尋陽樂白附鳩拔蒲作蠶絲月節折楊柳如雜曲歌辭則有西洲曲長干曲東飛

伯勞歌。休洗紅。邯鄲歌。在宋。吳聲歌。曲則有碧玉歌。華山畿。讀曲歌。西曲歌。則有石城樂。莫愁樂。烏夜啼。襄陽樂。壽陽樂。西烏夜飛。在齊。西曲歌。則有共戲樂。楊叛兒。梁鼓角橫吹曲。則有企喻。瑯琊王。鉅鹿公主。紫騮馬。黃淡思。地驅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隴頭隔谷。淳于王。東平。劉生。捉搦。折楊柳枝。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高陽樂人。晉宋皆江左俗間所歌。梁橫吹曲。則似間取北土所咏。倣其音節。衍而成之。然其辭。總皆兒女閨房。淫放哀思之語。李延壽所謂格以延陵之聽。皆爲亡國之音者也。

冶城

冶城最古而最爲勝地。吳爲冶城。晉初爲冶城。後爲西園。宋爲總明觀。楊吳於此建紫極宮。宋改天慶觀。大中祥符間。賜額爲祥符宮。元初名玄妙觀。後改大元興永壽宮。國朝爲朝天宮。初門南向。後以宮內火災。移門居東。巽方而徑爲九曲。前小殿。四隅以四亭翼之。象玄武禳火也。

兩謝公墩

金陵志紀冶城北有謝公墩。謝靈運撰征賦視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悠揚。李白有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詩序云。此墩卽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於時管園其上。故作是詩有曰。冶城訪古蹟猶有謝安墩。平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暎。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酒波於此樹名園。城東半山寺後別有謝公墩。按慶元志城東半山寺舊名康樂坊。因謝玄封康樂公。至孫靈運猶襲封。今以坊及謝公墩名觀之。恐是玄及其子孫所居。余前正疑王荆公我屋公墩之說與冶城北相遠。今據此志乃知金陵自有兩謝公墩。在今冶城北與永慶寺南者。乃謝安石所眺荆公宅之半山寺所云謝公墩。乃謝玄所居荆公或誤以爲太傅也。

金陵圖

宋洪遵跋楊備覽古詩曰。暇日料簡故府得金陵圖。六朝數百載間粲然在目。又以今日宮闕都邑江山爲建康圖。并刻石以獻。上稱善。有旨令叅訂古今微。

識其下客有以前詩示遵。亟鉞之木圖舊在玉麟堂。好事家有大本。此張鉉金陵志所載。今此圖本亦不復存矣。因思金陵形勢自吳至梁陳宮闕都邑相因不改。隋文平陳詔建康城池并平蕩耕墾而六朝都邑宮室之蹟盡矣。楊吳跨淮水爲城。朱雀航驃騎航禪靈渡囊括城內而六朝山水之形變矣。入國朝益拓前代之城而大之。於是青溪九曲之舊不復可考。都邑宮室重爲開闢。獨高山大川不失其故而故老不存。俗呼多舛。欲一一據冊問之。猝未易得。陳魯南先生金陵圖考一編最爲精洽。而自都城外山水之名亦多未晰。如方山在秦淮之左而圖列於右。其諸山名尤多濶畧。余嘗欲爲一圖據今日之形勢名字以上遡於前代。如今某處在某代爲某。盡上江二邑境內山水村墅一一考證而圖之以信。今傳後而病懶未能也。

總明觀

宋明帝六年立總明觀於冶城。徵學士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

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在鍾山之麓時人呼為北學今草堂是也明年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在雞籠山東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並在耆闍寺側然則宋蓋二世皆立諸學矣而治城之立學今人少知者

城內外諸水續考

余前曾言城內外水利因檢金陵新志載東南利便書曰建康古城向北秦淮既遠其漕運必資舟楫而

濠塹必須水灌注故孫權時引秦淮名運瀆以入倉

城即今斗門橋以北一帶河至鐵牕楞者是開潮溝以引江水東發青溪抵秦淮西

通運瀆北連後湖即今北門橋至珍珠河一帶是也又開瀆以引後湖又鑿東

渠名青溪皆入城中由城北塹而入後湖此其大略

也自楊溥夾淮立城即今自通濟門起西至石城門皆是其城之東塹

皆通淮水即今通濟門外上至南門一帶是也其西南邊江以為險然

春夏積雨淮水泛溢城中皆被其害及盛冬水涸河

流往往乾淺此一段在今日正同與宋無異宋隆興二年張孝祥知

府事奏秦淮流經府城正河自鎮淮今南門內橋新橋今

新橋今

橋入江其分派為青溪今洞神宮後一段自天津橋

今內橋出柵寨門今鐵牕入江宋時今水西早西二

是也柵寨門近地屬有力者因築斷青溪水

口創為花園為游人翫賞之地每久雨水暴至則正

河不能急洩水勢於是泛濫城內居民被害今古潮

運瀆河身皆為住民日久侵占堙塞不通故水患正與此書相類今欲復通柵寨門

使青溪徑直入江則城內永無水患及汪澈繼孝祥

知府詔澈指定以聞澈言開西園古河道通柵寨門

尤便從之戚氏志云秦淮水源甚遠小川流入者眾

又古來貯水湖衍後世築為圩田日多每夏雨暴至

江潮復湧水即泛溢皆經流城內一河入江自源及

委所過不計幾橋凡過一橋皆為木石岸堰束扼及

居民築土侵狹河道故水失其常橫流弗順是以必

資柵寨門河今內橋以西及長干橋下河今南門外

分洩其勢其關於國賦民食者非輕如云通便舟楫

特是小事自前如孝祥所言止謂城內被水然多不

過數日即退其害亦輕若觀鄉外圩田則始見其害

可畏爾上元江寧溧水多賴圩田農民生計居處多

各區資吾

在圩中每遇水至則舉村闔社日夜併力守圩辛苦
狼狽於淤泥之中今上江濱江田地及句容以西方山上下一帶皆同此害如禦

大寇幸而雨不連降風不涌浪可以苟全一歲之計
其為壞決則水注圩中平陸良田頃刻變為江湖哭
聲滿野挈舟結筏走避他處國賦民食兩皆失之是
皆水不安流之故爾其言城內外之水患最為明切
痛快與余前言郊外水患懸合於數百載之前第今
諸湖既難議復惟濬支流一節稍可舉行是在有地
方之責者亟議永利爾

東坡先生金陵詩

東坡先生金陵為詩凡十有五篇小子遯病亡於
金陵作二詩哭之又次荆公韻四絕句又同王勝之
游蔣山又次葉致遠韻時致遠正從介甫於金陵又
次裴維甫韻裴時解石於秣陵又次段縫韻縫家居
金陵者也又紹聖元年至金陵得鍾山泉公書寄詩
為謝并贈和老詩又建中靖國元年公還自海至金
陵又次韻清涼老詩又題長短句於賞心亭又著觀
音頌於崇因寺

放生洲池

石頭城前有長命洲梁武帝放生之所也帝日市鵝鴨雞豚之屬放此洲置戶十家常以粟穀飼餵歲各千數又唐乾元中詔於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置放生池八十一所有碑昇州刺史顏真卿撰文今淮清橋北水通古青溪西入運瀆者其遺蹟之一也後湖志宋天禧四年改湖曰放生池又曰按舊圖經唐乾元中已置此池史正志於青溪放生池建閣張椿爲之記

八功德水

靈谷寺八功德水自寺墻外由鍾山流出下有石爲曲水引之在寶公塔之東北宋知上元梅摯記甚工其文曰鍾山之陽有泉曰八功德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寓止修行有一厖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功德池措之無難矣人與口滅一沼沸成深僅盈尋廣可倍文浪井不鑿醴泉無源水旱若初澄撓一色厥後西僧繼至云本域八池一已智矣比味大較相類豈非竭彼盈此乎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

六淨七不體八蠲痂又其效也文多不載今水有時而竭或云水在山中因禁地人跡不至歲久木葉所堙故有時而涸不知然否

汾江開河議

興化李君思聰嘗建議自南都抵京口江水險惡往來舟楫常有風波傾覆之苦謂大勝關至燕子磯一帶帶有內河故數十里無長江之險今燕子磯以下抵京口一帶舊有河形宜加開濬則一百八十里江險可以引避此漕運與士商往來之永利也余甚韙其論因考舊志古漕河一名靖安河在龍灣市上元金陵鄉宋吳聿靖安河記畧云自金陵抵白砂江險其尤者爲樂官山李家漾至急流濁港口凡十有八處號稱老風波而玩險阻者至是鮮不袖手東南漕計歲失於此者什一二宣和六年發運使盧公訪其利病得古漕河於靖安鎮之下缺口謂其取逕道於青沙之夾趨北岸穿坍月港繇港尾越北小江入儀真新河高枕安流八十餘里抵揚州新城下可易大江百有五十里之險按此論正與李君意同特彼在徑

趨北岸此則專傍南岸抵京口耳北岸之河今亦堙塞蓋江水東西冲決不常沿江洲地時有坍塌入江者今上新河舊傳自江東門可數里至江岸今不過里餘矣陵谷變遷江上尤速李君之議甚美俟再與習江上地形者籌之

古蹟儷語

白石青溪

龍廣山雞鳴埭

蟹浦龍山

桐樹灣竹格渡

直瀆橫塘

謝公墩杜姥宅

烏榜村青林苑

西州東府

三山二水

烏衣巷紅羅亭

李后主作亭

一人泉五馬渡

商飈館

宋甘露亭陳

蘼蕪澗茱萸塢

入漢樓

晉橫江館

赤烏殿

吳朱雀航

南澗北山

珍珠河

陳胭脂井

花林村竹篠港

夏侯山朱年壠

覆舟山投書渚

皂莢橋白楊路

赤蘭橋烏衣巷

蒼龍堰後湖白鷺洲

籬門五十六所秦淮二十四航

梁五明殿唐百尺樓

伏龜樓在宋府城東南

躍馬礮城南即南礮 南礮樓西州路 青溪宮白石壘

宋玉燭殿梁金華宮 落星樓清暑殿

三品石八卦泉方山定林寺

鳳皇里燕雀湖又云蚶蛟磯

覆栢池元帝 麾扇渡

慈姥山道士塢鍾山

莫愁湖桃葉渡上梁妓下王大令妾 穿針樓邀遂步

謝玄走馬路盧綰翔鸞坊

橋名萬歲臺曰九日 棲霞寺落星墩

鼓吹山幕府寺 青谿祠白石廟

玉樹後庭金蓮帖地

疑城吳於石城設 辱井胭脂井

秦人鑿山

今人第知方山至石碗山為秦皇鑿山斷金陵王氣之處不知今城之西北盧龍馬鞍二山間亦為秦所鑿也此處正號金陵岡俗傳埋金之識正是此處岡上有碑因開靖安路失之張鉉新志言其地有溝溝中有石脉見存以證斷鑿之跡盧龍山今土名獅子

山志稱在張陣湖北岡壠北接靖安今山下爲儀鳳門門外猶號龍灣城卽新志所稱靖安鎮者是也由此而北則爲直瀆山又按今龍潭有靖安村去城九十里與志遠近迥異姑兩存之

建都

孫吳建都四世凡六十年東晉建都十一世凡一百二年南宋建都八世凡五十八年南齊建都七世凡二十三年蕭梁建都四世凡五十五年南陳建都五世凡三十三年六朝凡二百五十二年南唐建都三世凡三十九年宋南渡爲行都七世凡一百三十九年以上金陵爲都皆偏安也至我朝爲帝都已遷北京爲南京一統萬萬年自古海內建都之多而且久未有踰金陵者

橋名

金陵新志紀諸橋名多有複誤如運瀆青溪所跨試以遺蹟參之次第可攷而紀叙無法有一名而兩紀者其自序言官府文案兩經焚燬故老晨星無從詢訪固宜有是今姑就俗稱上附於古可徵者志之內

橋在宋行宮前舊名虹橋政和中蔡薊建石橋號蔡
公橋後改天津南渡後用西京大內前橋名也新橋
本名萬歲橋唐詩句中萬歲橋邊此送君新橋乃楊
吳時所名又名飲虹橋羊市橋本名清化俗呼爲閃
駕景定二年馬光祖重建手自書榜改今名筮橋俗
傳茅山二十六代筮宗師所建舊名欽化馬光祖改
建名太平橋武定橋馬光祖建定今名舊爲長樂倉
北橋舊名望仙橋馬光祖改名武衛北門橋舊名武
勝大中橋舊名白下又名上春橋南門外橋五代楊
吳名長干橋今乾道南北二橋與北之獅子橋青溪
之竹橋內橋東西之東虹西虹橋皆舊名此其灼然
而可據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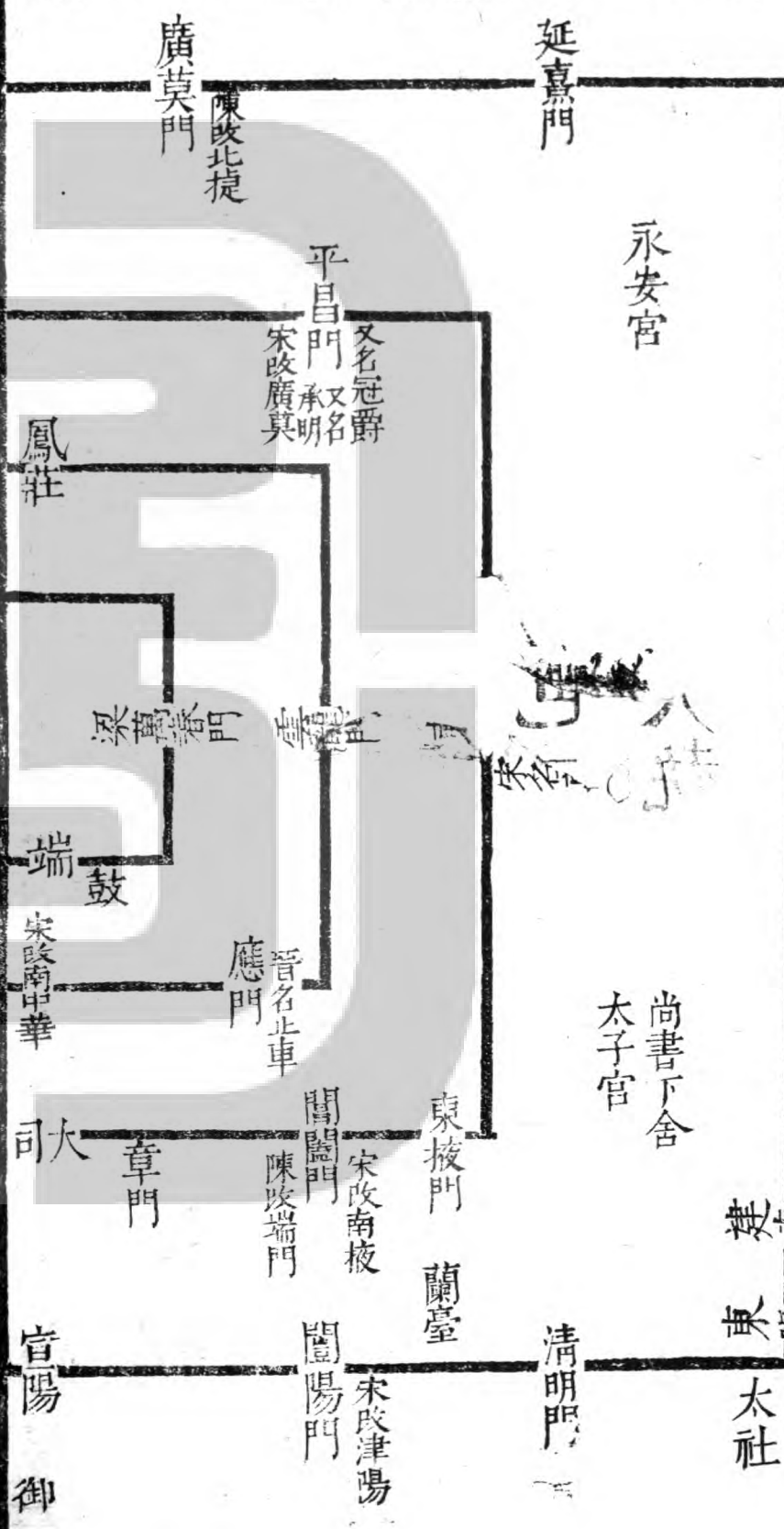
宮城都邑二圖

新志所畫六朝宮城都邑二圖前後錯綜可以想像
往代之概而以山川之大執叅今日都邑宮闕之制
古今之異同可以了然於心目中矣想其久而就堙
因列置於此

外圍以宜陽門為中者晉名苑城即吳都城舊址周二十里二十九步
內圍以大司馬門為中晉成帝新作新宮一名臺城周八里
諸門名晉宋齊梁陳更易不同今以其可攷者著之

自樂遊苑東門橋至東府城東南青溪大橋皆青溪所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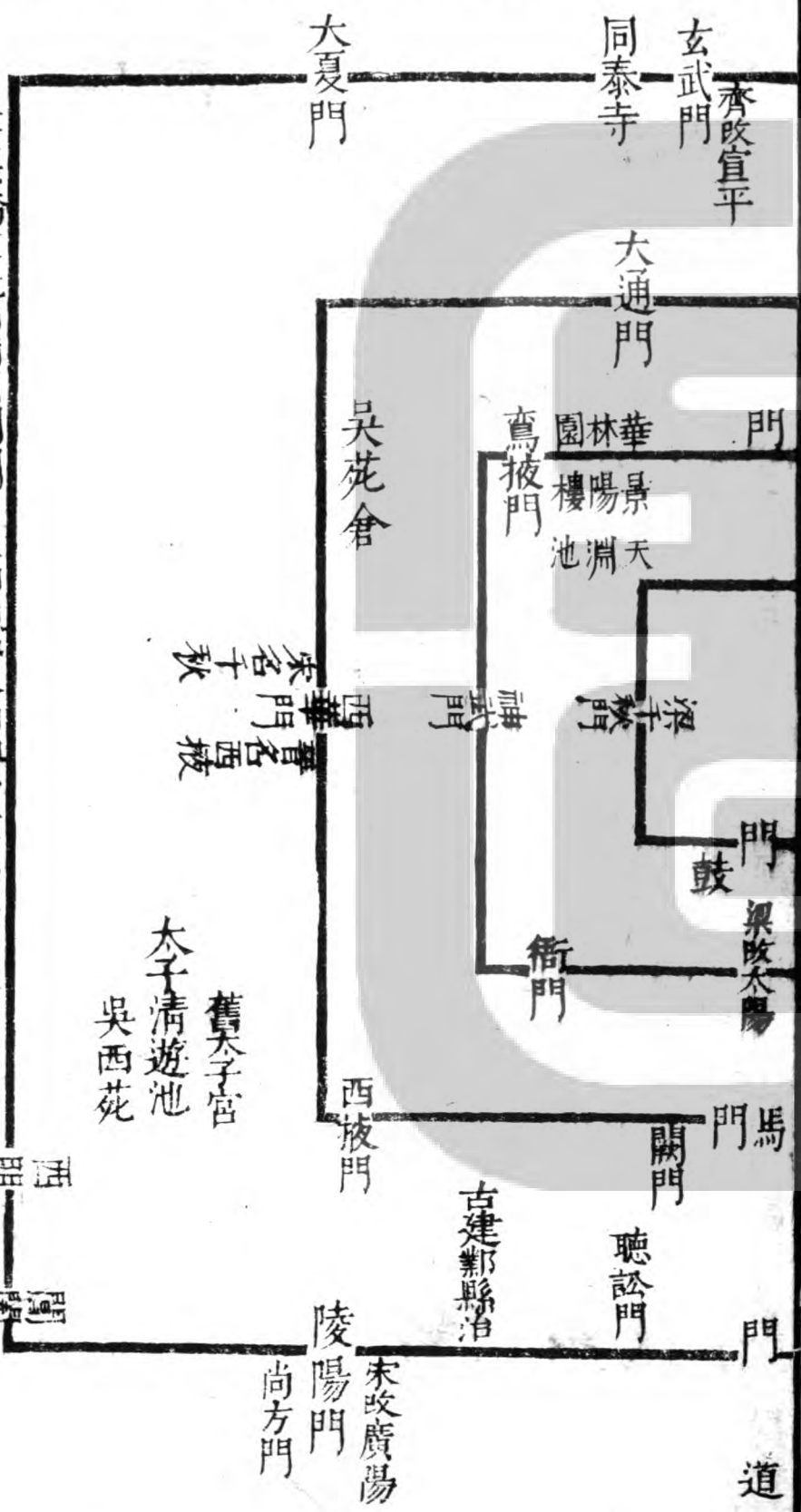
樂遊苑 潮溝東發青溪經延嘉莫廣大夏三門西極都城牆



今臺後有溝自東城門入經天津橋西抵柵寨門濠蓋青溪之分流者非古跡也

歸善寺 湖武

從歸善寺西南角出西明門接運蓋自古城西南行南者皆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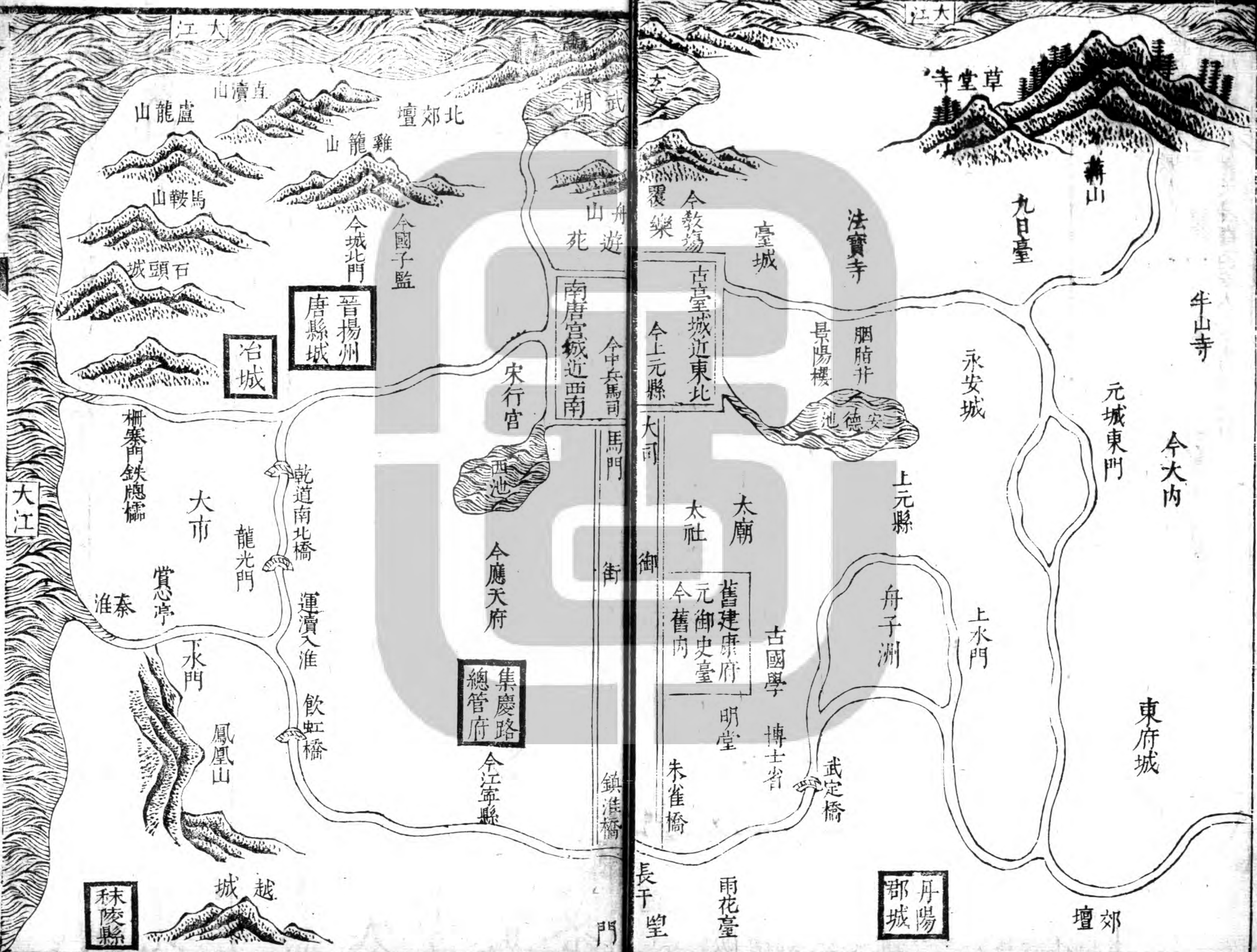
元按此即今自西門橋者過北門橋者

按舊志陵陽門內有晉建鄴縣城城西二里即唐縣城縣城西即吳
治城城內西北有十將軍墓墓齊何點所居東離門乃東府之西西州
之東故園經云西州城東立烏榜與建康分界後名其地為烏榜
村在天慶觀西南今永壽宮是也

孝義橋在此由西明閣出至西州城東南神靈寺即運瀆

唐江寧縣治

西州城



羅寺轉灣

入石城門往東大街折而北路曲如環俗名螺螄轉灣或曰訛也路曲處乃鐵塔寺牆脚寺舊名羅寺此路值其隅角故曰羅寺轉灣耳因攷此寺宋太始中邦人捨地建精舍號延祚寺至唐有靈智禪師生無雙目號羅睺和尚經論文字悉能明了時人稱有天眼爲建塔寺內或曰羅寺無乃因此僧立名乎又寺佛殿前舊有鐵塔二座乾興元年鑄今之名鐵塔正以此也俗傳此寺洪武中聖祖在大內望見其塔

中有僧殲焉毀寺爲倉然建文二年寺僧募修疏文見在則洪武中寺固亡恙也其改而爲虎賁左衛倉不知當何時耳

迴龍候駕二橋

迴龍橋金陵新志在城西門內今卞廟西大街有平橋而下洞甚巨南通運瀆至鐵牕橋者卽此橋也而金川門內又有一橋亦名迴龍橋則以成祖靖難入城之故又鐵塔寺倉前有橋俗訛爲侯家故老言本名候駕二義似有所爲惜無可攷大都修志所載

名目多係地方人開報自非史冊確有證據訛舛自難糾正士大夫卽家於此寓於此足蹟未經耳傳已熟欲一一得其真而載之故未易也

幕府直瀆諸山

寰宇志稱幕府山東北臨直瀆浦西接寶林山南接蟹浦又南接盧龍山南畿志言一名石灰山由此北屬至觀音山突出大江爲弘濟寺宋明帝高寧陵在山西晉王導溫嶠亦葬山西寶林山北有夾羅峯俗訛爲夾騾言達磨北渡梁武使人追之使者乘騾爲石所夾云直瀆山有直瀆洞舊志言山東西有水流入大江伏滔北征記云吳將竺瑤墓有王氣孫皓惡之乃鑿其後爲直瀆今瀆與浦皆堙塞不可考矣

部議救荒

余前已載救荒之議謂當於戶部倉糧借放今查部志成化二年南京饑荒守備太監王某等奏准開倉糴米四萬石以濟饑民又令應天府關領糧米在於街市糴賣止收銅錢不必勒要銀兩聽令饑民得以零碎糴買嘉靖二十三年南京地方旱災巡撫應天

都御史丁某奏准糴買南京倉糧二萬石以濟災民其米價收貯戶部銀庫候豐年召商買補或放折色月糧支用近議止於放銀月分米貴則放米或預放二三月尤為便益不費而惠似可常行

各倉米樣

江西花紅米蒸稻米湖廣蒸稻米太平寧國池州安慶四府滁和二州花白米花秬米花紅米蘇松常三府廣德州浙江嘉興湖州二府黃梁米白米應天鎮江徽州三府浙江杭州府黃梁米白米白晚米花白

米浙江金華衢州紹興三府黃梁米白米花白米每米一百石加耗米八石又平斛二石蘆蓆一百領內本色七十領折色三十領藟竹二根為墊厥用

後湖

後湖之中有五洲西北曰舊洲一名祖洲西南曰新洲上有郭璞墓皆為庫以貯冊前抱一小洲中有溝縈環如溪澗今為廚房以供飲食東二洲一曰陵趾洲一曰太平洲近西小洲號別島秀出可愛西南之水獨深而澄則所謂龍潭也即劉宋時龍見處

王荆公疏湖田

熙寧八年荆公官江寧上疏云臣蒙恩特判江寧軍府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當職事當時集官吏軍民宣布聖化啟迪皇風終成一載所幸四郊無壘天下同文然臣切見金陵山廣地窄人烟繁茂爲富者田連阡陌爲貧者無置錐之地其北關外有湖二百餘頃古跡號爲玄武之名前代以爲遊翫之地今則空貯波濤守之無用臣欲於內權開十字河源泄去餘水決瀝微波使貧困饑人盡得贏蚌魚蝦之

饒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後濟貧民假以官牛官種又明年之計也貧民得以春畊夏種穀登之日欲乞明勅所司無以侵漁聚斂只隨其田土色高低歲收水面錢以供公使庫之用勿令豪彊大作侵占車駕巡狩復爲湖面則公私兩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綏懷貧腐按此介甫欲田梁山泊之意推之此者奉勅依允紹興二年趙善湘增收後湖田租遂爲例淳祐十年增先賢祠撥湖田七千餘畝元大德五年下鍾山鄉開後湖河道自是以後惟有一池他皆田地 國朝

平定海宇貯天下冊籍於湖之中洲始復開衍爲湖
遂爲一代禁地矣

李御史後湖聯句

李熙爲御史同喬戶曹後湖聯句云片雨孤城黑三
洲一水通竹深喧宿鳥天遠斷飛鴻魏闕心迢遞鍾
山氣鬱葱雲程須共勉莫遣髮如蓬其二簿書偶成
暇緩步小橋東袖拂蘆花雪堤翻落葉風觀魚臨水
次訪古過林中回首斜陽外孤鴻自遠空李素有文
名而集少傳僅見於此

盧玉田過湖續夢詩

盧玉田先生取選時夢中得句云水國微茫路不分
紅香引入白雲深後官南戶部主事過湖恍如夢中
之句因續云仙洲恍覺非人世民部無論有翰林日
永放衙看鶴舞雨餘憑檻聽龍吟平生剩有烟霞癖
宦海何當慰此心

謚法解正誤

南監本史記刻謚法解原是古書分上下款列後人
誤接連書之遂錯亂無章卒莫有釐正之者今按汲

家周書書之周書亦有前後失次者並為釐正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

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

善號以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

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名謂○按此篇博物志謂

首數言是因二公終將葬錫之謚制謚從此而始因叙謚為後世之永制也云此為周公作者非其本矣

民無能名曰神周書作一人無名曰神揚善賦簡曰聖

敬賓厚禮曰聖靖民則法曰皇

德象天地曰帝仁義所往曰王

立志及衆曰公周書作立制執應八方曰侯

賞慶刑威曰君二條史有書無從之成羣曰君

壹德不懈曰簡周書作不疵平易不訾曰簡

經緯天地曰文周書作博厚道德博聞曰文

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

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

剛彊直理曰武威彊叡德曰武

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

大志多窮曰武書作夸志敬事供上曰恭

尊賢貴義曰恭

尊賢敬讓曰恭

既過能改曰恭

執事堅固曰恭

安民長悌曰恭史作愛民

執禮敬賓曰恭史作御賓

芘親之闕曰恭

尊長讓善曰恭

淵源流通曰恭書作曰康

照臨四方曰明

譖訴不行曰明

威儀悉備曰欽

大慮靜民曰定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法古曰定

純行不二曰定

綏柔士民曰德

執義揚善曰德二條史有書無

謀慮不威曰德

辟地有德曰襄

甲冑有勞曰襄

有伐而還曰釐

質淵受諫曰釐

慈惠愛親曰釐

小心畏忌曰僖

心能制義曰度

博聞多能曰獻

聰明叡哲曰獻

溫柔聖善曰懿

五宗安之曰孝

協時肇享曰孝

秉德不回曰孝

大慮行節曰孝

執心克莊曰齊

輔輕就供曰齊史記作資

温年好樂曰康史記作溫柔

安樂撫民曰康

令民安樂曰康

安民立政曰成

布德執義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

敏以敬順曰頃

甄心動懼曰頃

容儀恭美曰昭

頃書作甄

昭德有勞曰昭

聖文周達曰昭

保民耆艾曰胡

彌年壽考曰胡

彊毅果敢曰剛

追補前過曰剛

柔德安衆曰靖

恭已鮮言曰靖

寬樂令終曰靖

治而清省曰平

史作無青

執事有制曰平

布綱治紀曰平

史作布剛

威德剛武曰圉

耆義大慮曰景

史有書無

由義而濟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清白守節曰貞

大慮克就曰貞

不隱無克曰貞

彊以剛果曰威

史作猛以

猛以剛果曰威

彊毅信正曰威

史作執正

辟土服遠曰桓

克敬動民曰桓

辟土兼國曰桓

道德純一曰思

不青兆民曰思

外內思索曰思

史作大省

追悔前過曰思

柔質慈民曰惠

書作受
諫曰慧

愛民好與曰惠

能思辨衆曰元

行義說民曰元

始建國都曰元

主義行德曰元

兵甲亟作曰莊

獻通克服曰莊

死於原野曰莊

屢征殺伐曰莊

勝敵志彊曰莊

武而不遂曰莊

克殺秉正曰夷

安心好靜曰夷

聖善周聞曰宣

行見中外曰愨

夙夜警戒曰敬

夙夜恭事曰敬

書有
史無

象方益平曰敬

書有
史無

合善法典曰敬

有功安民曰烈

秉德遵業曰烈

剛克爲伐曰翼

思慮深遠曰翼

剛德克就曰肅

執心決斷曰肅

愛民好治曰戴

典禮不愆曰戴

史作典德
書作不塞

克威捷行曰魏

克威惠禮曰魏

治民克盡曰使

治典不殺曰祁

好和不爭曰安

外內貞復曰白

官人應實曰知

貞心大度曰匡

名實不爽曰質

溫良好樂曰良

德正應和曰莫

勝敵壯志曰勇

昭功寧民曰商

狀古述今日譽

勤政無私曰類

史作施勤無私

慈和徧覆曰順

危身奉上曰忠

彰義掩過曰堅

肇敏行成曰直

內外賓服曰正

教誨不倦曰長

愛民在刑曰克

好廉自克曰節

擇善而從曰比

思厚不爽曰愿

史作思慮不爽曰厚

除殘去虐曰湯

史有書無

述義不克曰丁

述義不悌曰丁

史有書無

不生其國曰聲

死而志成曰靈

極知鬼神曰靈

書作鬼事

死見思能曰靈

亂而不損曰靈

好祭鬼神曰靈

書作鬼怪

不勤成名曰靈

短折不成曰殤

未家短折曰殤

隱拂不成曰隱

不顯尸國曰隱

見美堅長曰隱

史有書無

殺戮亡辜曰厲

復狠遂過曰刺

不思亡愛曰刺

肆行勞祀曰悼

年中早夭曰悼

恐懼從處曰悼

蚤孤短折曰哀

恭仁短折曰哀

外內從亂曰荒

好樂怠政曰荒

好變動民曰躁

怙威肆行曰醜史有書無

在國遭憂曰愍書作連憂

在國逢難曰愍

禍亂方作曰愍

使民悲傷曰愍書作折傷

壅遏不通曰幽

蚤孤鋪位曰幽書作有位

動祭亂常曰幽

嗇於賜與曰愛

疏遠繼位曰紹

華言無實曰夸

逆天虐民曰抗書作日煬

好更改舊曰易

名與實爽曰繆

滿志多窮曰忒

好內遠禮曰煬

去禮遠眾曰煬

隱哀之也。施為文也。除為武也。辟地為襄。視遠為桓。

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

曰宣。惠無內德曰獻。治而生肯為平。亂而不損為靈。

由義而濟為景。失無口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惠也。

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

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懷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於也。於史康虛也。獻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此後一段史多訛闕。按周書補之。差可讀周書。又有凶年無穀曰糠。不悔前過曰戾。思慮深遠曰口。息政外交曰推。史都無之。似宜補入。

中書左丞一人

楊公憲。上元人。洪武二年任中書左丞。三年伏法。公

創為一統山河花押。以示人。使人尊已。以招權待詔。陳樞知其意。謂公曰。此押非常。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也。公大喜。即擢樞為編修。噫。此其所以致禍與。

應天人官尚書二十六人

本府人官尚書者二十三人。金陵瑣事載之。考吏部題名。洪武初設吏部。隸中書省。張公銘善為尚書。三年招諭雲南周公時。中茶陵人。籍應天。由龍泉歸附。除湖廣行省平章。任調鎮江知府。乃考南畿志載甲

第中官尚書者在上元諸縣則曹公義容倪公謙上元

張公瑄江浦黃公綬容童公軒欽天監倪公岳上元吳公文

度江寧王公敞衛錦衣胡公汝礪溧陽顧公璘上元劉公麟廣洋

衛梁公材衛金吾周公金衛府軍王公以旂江寧王公暉容

鄉舉則陳公恭江寧齊公泰溧水又祠墓則翟公瑄江寧又

人物則僕公斯溧陽戶禮二部流寓則周公瑄山西人舉人

書葬江寧之黃門山次子而不及二公與鄒公榦周

公楨端木公復初瑣事中又不載黃公綬翟公瑄以

二公別省人它或有据也二書又俱不載陳公壽遼東

人官刑部尚書既解官貧不能歸流寓於南京

都御史二人

金公澤弘治十八年任南右都御史張公琮嘉靖五

年任如金公

侍郎九人

俞公綱上元人官南禮部左侍郎張公文昱上元人

由人才洪武中為刑部左侍郎楊公勉江寧人永樂

二十三年為刑部右侍郎謫山東參政劉公璉江寧

人官部侍郎金公紳上元人成化十四年任南刑

部侍郎金公紳上元人成化十四年任南刑

部右侍郎張公志淳江寧人正德五年任戶部右侍郎殷公邁京衛人萬曆四年任南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事吳公自新江寧人萬曆十九年任南刑部右侍郎朱公之蕃京衛人萬曆四十年任南禮部右侍郎內張公志淳雲南永昌籍也

右副都御史一人

丁璿上元人正統四年任五年致仕又南畿志載談允溧水人洪武庚午舉人丁汾溧水人弘治己未進士俱官都御史考弇州堂卿寺表無後二公姓名

舊大理寺基

太平門左有高山如圓釜立者名龍廣山國初置大理寺於此後乃徙置於門外門直達於北曰太平隄隄左泂鍾山有小湖曰燕尾湖志多遺之僅見刑部志

移囚

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江西宸濠反攻安慶南京戒嚴刑部重監輕監人犯俱移於錦衣衛獄事寧復初按自三法司門往北一帶舊有大牆總括三法司

京畿道在內而刑部郎中龐嵩建議猶謂欲於湖北岸增築城接刑部後牆至鍾山之紅牆止不惟法司緩急有備免越獄之虞卽陵寢冊庫亦增一重扞圍其說亦是今大圍牆多圯自三法司後佛國寺行人直穿而入矣似亦不可不復修以防不虞也

國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脚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

男虞端故違吹簫作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顯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脚全家發赴雲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禮部榜文一款內使剃一搭頭官民之家兒童剃留一搭頭者闔割全家發邊遠充軍剃頭之人不分老幼罪同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旨禁約不許將太祖聖孫龍孫黃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字樣以爲名字稱呼一醫人止許稱醫士醫人醫者不許稱太醫大夫郎

中梳頭人止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官員之家火者止許稱閹者不許稱太監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爲奸頑亂法事節次據五城兵馬司挈送到犯人顏鎖住等故將原定皮割鞣樣制更改做半截靴短鞣靴裏兒與靴鞣一般長安上抹口俱各穿着或賣與人仍前自便於飲酒宿娼行走搖擺該司送問罪名本部切詳先爲官民一槩穿靴不分貴賤所以朝廷命禮部出榜曉諭軍民商賈技藝官下家人火者並不許穿靴止許穿皮割鞣違者處以極刑此等靴樣傳於外必致制度紊亂宜加顯戮奉旨這等亂法度的都押去本家門首梟令了全家遷入雲南一榜永樂九年七月初一日該刑科署都給事中曹潤等奏乞勅下法司今後人民倡優裝扮襍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爲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此

等事國初法度之嚴如此。祖訓所謂頓挫奸頑者，後一切遵行律。誥湯網恢恢矣。

逍遙牢

俗傳淮清橋北有逍遙樓。太祖所建，以處游惰子弟者。按陳太史維禎錄紀：太祖惡游於博塞之民，凡有不務本逐末博奕局戲者，皆捕之禁錮於其所。名逍遙牢。

前乙酉舉人見後乙酉

石城先生年二十舉嘉靖乙酉鄉試，三十舉乙未會試，第一人。官吏部奉常少卿，止於尚寶卿致政。時年不滿五十歲，居林下踰三十年。福祿壽考子孫之盛，爲留都冠。生平無霜露之恙，體中小極，但亟令家人治米粉丸進。二子孟卽瘡，萬曆乙酉中式舉人。謁先生時，方矍鑠無老態。年八十餘，予嘗見先生道貌，眼碧長頭，白鬚飄然，真神仙中人也。

客座贅語卷十終

萬曆日戊午孟秋十一日坐歸鴻館中
 校贄後十卷都訖此書乃數年來
 所札記者因隨手取書原委倫次頃
 二年中以病兀坐長日無聊小為編
 叙以散懷送日雖壽之校亦多足
 存姑留以詒子姪而已不敢以示人也

小書
 二寸居士再識

定案一人言

少卿

...



